

长征的故事

征 程 漫 漫

唐令华 编著

丁巳年
22

知 识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如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饥寒交迫的威胁等等。本书讲述了在恶劣的环境面前，指战员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克服困难的充满阶级友爱的动人故事。本书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读物。

目 录

一、鱼水相依

十月里来秋风凉.....	(1)
难舍难分.....	(4)
一狗值千金.....	(7)
悄然进白区.....	(12)
韦大爷送猪.....	(16)
营盘山上吃红橘.....	(19)
“红军瓦瓦苦”.....	(23)
毛儿盖筹粮.....	(29)
苗民献粮.....	(33)

二、患难与共

战友情.....	(40)
雪山救战友.....	(44)
“戏班子”.....	(46)
让草鞋.....	(52)
崇高的爱.....	(55)
生与死.....	(58)
“王政委”的故事.....	(63)
老周的心愿.....	(67)
为了母子三人.....	(72)

三、百折不挠

突破封锁线	(78)
为了“命根子”	(82)
翻越夹金山	(86)
雪山开路	(90)
魂系小桥	(93)
一把黄豆千钧力	(95)
战胜饥饿	(97)
爬雪山	(102)
草地篝火	(106)

四、矢志不渝

人小心不小	(112)
追赶队伍	(118)
千里东归	(122)
风萧萧兮，天地寒	(130)
绝处求生	(136)
归途茫茫	(141)
当回“姜子牙”	(145)
失雁归巢	(150)

五、“到家了”

路漫漫情切切	(158)
到达吴起镇	(162)
胜利大会师	(165)

一、鱼水相依

十月里来秋风凉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利。1934年10月初，敌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进攻，红军伤亡越来越大，根据地越来越小，局势日趋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进抵会昌西北珠兰埠的红九军团开始了长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部队根据红军总政治部的要求，进行深入动员，向广大干部战士讲清战略转移的意义。军团供给部还给各单位下发了子弹、手榴弹，给每个人配发了一件棉布褂子、一个茶缸或瓷饭碗、四块银元。

红军长征的消息虽然是保密的，但还是很快被传开了。几天来，部队驻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送来布鞋、草鞋、猪以及其他慰问品。乡亲们也纷纷送来苞米、南瓜干、鸡蛋和自制的鞋袜。一些大娘和大嫂还送



来碎布和针线。每次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同志，收下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呀！”起初，指战员们还婉言谢绝，但老乡们说什么也不干，非要战士们收下。许多老乡一直坐到晚上10来点钟，总想和红军指战员们多呆一会儿。有几位老大娘还一个劲地劝部队留下，说根据地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不愁打不过敌人。在22师驻地，几位老乡还深情地唱起了自己编的歌子：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主力红军远征忙。
军民情意深似海呀，
红区百姓泪汪汪。
红军呀——
多多打胜仗，
革命成功回家乡。

听着听着，指战员们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泪水挂满了每一个人的脸颊……

10月16日下午4时，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九军团正式从珠兰埠驻地向南开进。一时间，这个位于贡水东岸、人口稠密的大市镇沸腾了。街道两旁挤满了前来欢送的男女老少。他们排着长长的行列，高喊着“欢送红军”、“欢送子弟兵出征”和“红军万岁”等口号。红军干部战士和乡亲们含着热泪互相叮嘱，难舍难分。老大爷和老大娘们用颤抖的双手将赶制的鞋袜往战士们手里塞。大嫂们纷纷为战士们端茶送水。

“再见了，乡亲们！”

“同志哥，一定要回来呀！”

一位县苏维埃干部大声说道：“乡亲们，红军任务很紧，请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大家千万不要难过，红军走了，但党没有走，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直到红军打回来！”

22 师 3 连指导员刘光辉面对欢送的人群，大步走上石阶，声音沙哑地喊道：“乡亲们，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人走了，但心不会走！红军有劳苦大众的支持，是任何敌人都打不垮的！红军迟早是要打回来的！”

队伍走远了，可欢送的人群却久久不肯散去。他们不停地招手，不停地道别。看到这一幕，战士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嘴里喃喃自语：

“别了，中央苏区！别了，乡亲们！”

难舍难分

1934 年 10 月 16 日，是江西兴国乱石圩群众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驻扎在这里的红军 1 师 3 团突然接到了撤离根据地的命令。当时，每一位战士的心里都好像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异常沉重。有人沉默，有人落泪。大家不是怕行军打仗，怕出远门，而是舍不得苏区这片红军用生命换来的自由土地，舍不得骨肉情深的苏区百姓呀！乡亲们的心情也与战士们一样，当得知红军就要离开根据地时，他们纷纷前来挽留，并送来各式各样的慰问品。一位老大爷还找到团长，哽咽着说道：“首长同志，听说你们要走了，我真舍不得啊！红军救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我没有什么可报答的，只想天天

见到你们，道个平安。你们这一走，谁为我们老百姓做主？谁来替我们打白狗子呢……”

下午4点，号声划破长空，部队就要出发了。一时间，集合地点、道路两旁到处是前来送行的人群，许多人手里端着慰问品。有人挥手，有人落泪，有人一个劲地往战士的手里和口袋里塞东西。一位老大娘颤颤巍巍地拉着一位战士的手，把一双亲手做的“红军鞋”塞给他。起初，这位战士不肯收，但大娘死死抓住他的手不放。她脸上挂满了泪珠，嘴角抽动了几下才说出话来：“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是大娘亲手做的，是大娘的一点心意呀！”说到这里，大娘呜咽着哭了起来。这位战士看看大娘，看看鞋子，也禁不住流出了眼泪。他只好收下这双布鞋。他知道，这里面凝聚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一片情啊！

部队走，老乡也走。过了好久，他们才从送行的人群中走出。此时，远处传来了清脆的山歌声：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军哥哥万万岁。

这是一首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歌声婉转嘹亮，随着战士们前进的步伐飘向远方……

这一天，部队经银圩、社富，半夜到达南塘宿营。70里路程，70里离别。与在乱石圩一样，这一路上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依依不舍的场面，群众纷纷端茶送水、送衣送鞋。

第二天，部队进入于都。尽管路上不断有敌机轰炸，但老乡们还是像迎接亲人似地拥到路旁欢迎红军。中午，部队

刚一住下，县苏维埃政府和当地老乡就送来了好吃的东西。妇女们还特意跑来洗衣服、烧开水。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人员也忙着筹粮备款。还有些年轻人主动要求加入红军，跟队伍去远方打仗。团宣传队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群众宣传红军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宣传红军的纪律。

下午4时，部队又出发了。与昨天一样，前来送行的人络绎不绝。但与昨天不一样的是，天上的敌机多了，询问红军往哪儿去、为什么要去的人多了。过卦江时，卦江赤卫队的刘队长紧紧拉着一位连长的手，询问红军到何处去，何时回来？言语间，他诚恳地希望红军早日粉碎敌人的“围剿”，早日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在路上，战士们也不断地问：“连长，我们这是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放弃老家而去寻找新家呢？”其实，连长又何尝不想知道这些呢？问题是，他只听说过要向南行动，至于究竟去哪儿，他也不知道啊！但为了能安慰战士们，他只好回答：“管它去哪里呢，只要哪里便于消灭敌人，哪里便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就打到哪里去！”这一天，他们经卦江、庙前、日交坡、大屋里、石坡到达于都城南关宿营，又走了70余里。由于连续的夜行军和挑着“坛坛罐罐”走路，掉队的人越来越多。幸好这是在根据地里行军，到处是迎送的人，到处是自己的同志，部队的斗志仍很高。

第三天，部队仍是下午4时出发，经黎村、老屋里、沙坝，赶到宿营地上坪圩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虽然他们不愿惊醒熟睡的群众，但一些老乡还是知道了，他们有的送来红薯、干粮，有的送来御寒的衣被，还有的主动拆下自家的门板，让战士们搭铺。

这里离白区不远，属红白交界地区。天亮后，3营攻下林

木村地主的土围子，捉住了十多名乡丁，处决了两个恶霸，还把9头大猪和其他财产分给当地群众。下午4时，部队动身向白区进发时，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赶来送行。一位老大娘还死活让两个儿子搀扶着来看一眼红军，挽留红军多住些日子。她老泪纵横，双手哆哆嗦嗦地拉着一位小战士的手说道：“红军同志，你们难道真的要离开苏区？大娘我已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我很想多看你们几眼。等你们回来时，也许大娘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人老恋亲人，我真舍不得你们啊！前面是白区，那里到处是狼心狗肺的白狗子，孩子，大娘我实在放心不下咱红军啊……”

部队走远了，但身后的呼喊声、道别声，却久久没有散去。就这样，他们告别了故土，告别了乡亲，进入了国民党血腥统治下的白区。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将是一道道封锁线、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是二万五千里漫漫征程。

一狗值千金

红军从瑞金出发的第三天，班长袁以辉和战士李贻玉、叶德胜三个病号就掉队了。细雨蒙蒙，道路泥泞，给行军增加了困难。他们相互搀扶着、鼓励着，走走停停，踉踉跄跄地行进着。

按往常，几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九堡镇的。今天，他们却走了整整一天。

夜幕降临，星星稀疏地在空中闪烁。九堡镇这个昔日人

来人往、一派繁荣景象的镇子，眼下却变得冷冷清清。老百姓都被疏散到山里去了。

他们三个人一瘸一拐地在街上走着、寻找着。最后，他们在一家仍亮着灯的老乡家门前停住了。袁以辉轻轻地叩了叩门。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大娘慢慢地打开了半扇门，以惊异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们，突然，她惊喜地叫了起来：“唉呀，原来是红军同志！快，快，快进屋里坐。”

三个人落座后，便与老大娘唠起了家常。老大娘长叹一声说道：“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都当红军去了，就在前天，啊，大前天了，已随大部队往西去了。我那老头子和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小孩子，逃往山里去了。唉，红军同志，我们苏区有那么多红军、那么多老百姓，难道就打不过那该死的白狗子？说实在的，大娘我真弄不明白呀！”

“这……”袁以辉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只好把话题引开：“大娘，我们三个人因病掉队了。今晚想在您家借住一个晚上，不知方便不方便？”

“唉呀，你看我这个老糊涂，只顾说话了，把这档子事给忘了。看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一定病得不轻。”当她得知他们三个人患的是疟疾（“打摆子”）时，老大娘一个劲地安慰：“不碍事，不碍事，你们就安心住下吧。我还真有个能治这种病的土药方哩，保证出不了两天，就让你们重新上战场，打白狗子。”

一听有治病的方子，三个人立刻来了精神，不约而同地询问老大娘是什么药方。

“咳，不是什么奇特的东西，就是小狗崽！”

“狗崽？”

“是的，吃个狗崽，包你们病好！”

听到这里，三个人不自觉地摸起自己的口袋来。因为他们明白，红军战士是绝不能白吃老百姓东西的呀！

老大娘见他们迟迟疑疑、犹犹豫豫，又说了一句：“难道不相信？这是真的，比什么都灵。我敢担保，只要你们吃了，肯定会好的！”

“老大娘，不是这样的……我们想，我们想问一下这里的狗崽卖多少钱？”袁以辉问道。

“什么多少钱，我家里有现成的，只管吃就是了。你们不吃，难道还要留给白狗子吃不成？”

老大娘说完，便转身向里屋唤了几声。不一会儿，一条小黄狗摇头摆尾地跑了出来。

“红军同志，你们哪个会杀狗？请动手吧，不要紧的！只要能治好你们的病，一条小狗算什么呢？”老大娘恳切地说道。

“这……”袁以辉刚想推辞，老大娘接过了话茬：“你们用不着客气了，不吃，怎么能治好病，不治好病，又怎么追赶队伍，怎么打白狗子呢？听大娘的话，快动手吧！”

袁以辉知道，大娘是真心诚意地替他们着想呀！如果死活推辞，恐怕有负大娘的一片心意。于是，他贴着李贻玉和叶德胜的耳朵，商定先把小狗崽吃了，等明天走时，再付些钱给老大娘。

狗崽肉香气扑鼻，好不诱人。他们虽然饥饿难耐，只吃了几口，便吃不下去了。可大娘使劲地用勺子往他们碗里添肉，非要他们吃光不可，嘴里还不停地念叨：“多吃点有好处，吃得越多，见效就越快。”无奈，他们只好吃了个精光。

吃完晚饭后，他们劲头更足了，又陪着大娘聊起了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往事，直到深夜才休息。下半夜，李贻玉突然叫醒袁以辉，高兴地对他说道：“班长，班长，我出了一身汗，觉得舒服多了。狗肉还真管用呢！”

“是的，我也出汗了，浑身都觉得轻松，准是大娘的药方见效了！”袁以辉兴奋地答道。

“你摸摸，叶德胜的身体也热乎乎的，好像也出汗了。”李贻玉一边摸着正打呼噜的叶德胜，一边惊喜地对袁以辉说道。

“不要动他，就让他美美地睡一觉吧。我们也不要说话了，再静静地躺一会儿，明天准能好！”袁以辉告诉李贻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起床了。由于狗肉的作用，三个人都感到浑身轻松，手脚也有了劲。他们把钱凑拢放在桌上，准备向老大娘告别一声上路。这时，大娘乐呵呵地从里屋出来了，手里还端着热乎乎的饭菜，并吩咐他们吃了饭再赶路。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要愣着了，大娘又不是外人，吃顿饭是应该的嘛。来，来，吃饱了饭，才有力气走路呢！”老大娘催促着。

吃完饭，三个人依依不舍地与老大娘告别。老大娘送了一程又一程，告诉他们不要担心，在路上再出身汗，病就会全好了。同时，还一再嘱咐他们早点打回来。最后，她还嘱托他们，如果见了她的儿子，要他一心一意地打白狗子，不要惦记家里。说着说着，一串泪珠挂在了老大娘的脸上。

上路了，三个人一直没有说话，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走了好半天，李贻玉首先开口了：“说来也真怪，狗肉竟然也能治‘摆子病’！真是一物降一物。这下子我们又可以大干一场了。”

“是啊，大娘把心爱的狗崽都杀给我们吃了。这等于把心都掏给了我们呀！我们可不能辜负了老大娘的那份心、那片情啊！”班长袁以辉补充道。

说话间，后面传来了喊声：“红军同志，红军同志，慢点走。请等等，请等等呀！”

他们回头一看，只见老大娘踉踉跄跄地追了上来。一见到他们三个人，就嚷开了：“红军同志，红军同志呀，你们真是小看我老婆子了。”说着，就将战士们留给她的钱塞进班长手里，“留着路上用吧，你们也缺钱呀！只要你们多打白狗子，大娘比什么都高兴！”

“不，不，大娘，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呀！”班长袁以辉赶紧推辞。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你们红军的纪律我也清楚。大娘让你们吃狗崽也是大娘的一片心意呀！如果换了白狗子，就是给多少大洋，大娘也不会给他们吃。大娘不图别的，只图你们身体养好了，早点打回来！”

一说完，老大娘硬把钱塞进了班长袁以辉的口袋里，不待他们推辞，转身就往回走。

他们望着大娘离去的背影，泪水不知不觉地涌出了眼眶。多好的大娘呀！

第四天，三个人终于在宽田赶上了自己的队伍，踏上了新的征程。

悄然进白区

今天，红5团照例是夜行军。上午，部队抓紧时间休息，下午，战士们有的打草鞋，有的擦枪弹，还有的做行军前的其他准备工作。与前两天不一样的是，战士们话少了，歌声、笑声也少多了。许多人只是默默地干活，默默地休息，一声不吭，因为他们知道，明天就要进入白区了。

下午5时，宿营地响起了开饭号，号声此伏彼起，响彻整个山庄。战士们立即行动起来，在还清老百姓的东西后，急急忙忙地吃起饭来。不久，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干部战士，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及时迅速地向集合地点赶来。宿营地附近的男女老少听到号声，也成群结队地从不同方向赶来为部队送行。有的拥向部队的集合地点，有的则站在大路两旁，手里端着鸡蛋，没有食品的则提着布鞋和草鞋，等待部队从身边经过。

部队集合好后，各连队的指导员都抓紧时间向战士们进行动员。3连指导员的嗓门最大，讲话井井有条，不紧不慢，格外引人注目。他告诉战士们：“今天我们是在根据地的边界上行军，明天就要离开苏区，进入白区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哽了一下。接着，他声音颤抖地说道：“根据地是我们红军用鲜血换来的，是红军的老家。我们要时刻记住根据地，记住与我们红军患难与共的苏区人民。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离开了根据地，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敢肯定，我们是会打回来的，是一定会打回来的……”

司号员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号声也仿佛变了调，渗透着某种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回荡山谷，久久不忍散去。指导员结束了讲话，并指挥全连战士唱起了大家平时最喜欢唱的歌曲——《直到最后一个人》：

神圣的土地与自由，谁人敢侵犯？

红色的政权，哪个敢蹂躏？

哎！哎！哎！

铁拳等着法西斯的国民党，

枪口对准罪恶的白匪军……

歌声雄壮、嘹亮，响彻云霄。它伴随战士们矫健的步伐延伸、扩展，一曲未终，一曲又起，振奋着战士们的心灵，也融化着他们离别时的伤感。路旁的老乡们，有的不断地向战士们招手，有的一个劲地往战士们手里塞鸡蛋和鞋子，还有的握住战士们的手，拉住他们的衣角久久不肯放松。一些年纪大的人还含着眼泪打招呼：“红军同志，你们要快去快回呀！”最难是离别，看着这一幕，许多战士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部队大步向前走着，约摸走了 20 里地，便进入了白区。这里山岭叠嶂，道路崎岖，田野荒芜，炊烟稀疏，不见行人，呈现出一派荒凉冷清的景象。整个部队没有人说唱，也没有人谈笑，大家只是默默地行军。走了好半天，才听见有人叹了一口气：“唉，与苏区真是两个天地呀！”

很快，夜幕降临，凉风习习，部队迎来了又一个漆黑的夜晚。大家一个接一个，脚跟着脚地走着。爬山了，战士们放慢了脚步。山路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忽高忽低，忽左忽